

“同时把银行家日常面对的问题进行了地理的分类。”

——吉恩·拉贝斯 (1955.1)关于其早期金融生涯

# 1 绪 论

## 1.1 地理学研究中的金融

### 1.1.1 研究领域

本书是对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所作的一个地理学的表述。为了简洁与方便，起名为金融地理学。本书的着眼点在金融行业而不是福利经济学。为了强调这一点，加上了一个副标题“金融家的视角”。本书试图为寻求进入国际商务的人们提供一本入门书，而不仅仅针对那些将要从事银行业和金融业的人，因为国际金融已经成为现代管理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金融系统的放松管制已使金融领域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反复无常和起伏不定，也使未来制造业、零售业和其他非金融服务业的管理者绝对有必要熟悉金融知识。这方面的知识传统上是由专门的金融课程提供的，今后也必将还是以其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学科就不能在此领域有所作为。

自从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开创和衍生物交易普及以来，数学

对金融的贡献已成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政治学使得日常性障碍和技术进步有了更广泛的内涵 例如 在国家信用等级上的反映。普通经济学在如何使政治取向与经济现实相协调方面提出了建议。商业法奠定了金融法规体系的基础。社会人类学照亮了商业伙伴选择机制和企业并购中的文化冲突研究。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发生在这个被称为地球的、面积有限的二维空间中 因此地理学家相信他们自己也可以为金融研究做出贡献。

金融并不是经济地理学家广泛研究的领域。大部分地理学家感兴趣的是实体事物，而货币，在现代意义上说，是非实体性的。这种非实体性给人们一种印象，即作为地理学研究核心的距离摩擦被边缘化了。当距离摩擦消失了，地理学也就丧失了它的大部分基础。这种观点暗含了一个假设，即金融景观是同质性的。如果它确实是同质性的，这个观点就可以成立。但实际上的金融景观完全是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这种特性导致了流动，否则流动就不会发生，而有了流动也就有了解释的必要。

本书对金融领域作了最简单的描述与解释。它阐明了金融资源的所在 描述了参与者如何运作这些资源 并解释了金融活动的基础结构。它绘制了金融市场的地图 包括它们的组织、区位和集聚而成的金融中心。书中为那些不熟悉金融领域的读者详细解释了金融界的运作机制和专业术语。本书的视角是国际性的和全球性的 国家的话题只有在用于说明国际问题时才涉及到。

尽管是描述性的 本书并不易读。它充满了事实 常常是详细的事实。细节是重要的。当五亿美元的发行量在 30 分钟内完成时，细节不能够被忽视。2% 的保证金要求和 30% 的预扣税可能

带来极大的后果。在一个采用叫价方式的证券交易所中，要求大笔交易在成交后立即公布而不是 90 分钟后公布 将意味着报价人开始抛弃这个地方。货币是小字号的。细节也会对简单的描述提出间接的警告。银行的数量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常常被使用，在学术文章中被毫无分别地作为金融中心的指标。

单调的数字容易造成迷惑。这来自于所讨论的主题的性质：它是对整个金融业和少数富有国家不同方面运作的描述。但本书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提供大量的事实。事实很快就会过时了。本书还试图帮助读者为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指导提供正确的方向。书中把细节组织起来 给出它们的前景 并建立起一个基准点作为专题研究的基础。

更基本的方面是，本书把地理学的科学性在金融领域加以发扬。地理学的研究角度可以方便地归纳为三个口号：

- 空间差异
- 空间过程
- 空间相互作用

这三点是很熟悉的，但应用起来就往往不是这样清楚。各国之间在最低准备金要求、管理的资产数额和股票拥有状况方面的差异属于第一个方面。银行网络或交易所计算机连续拍卖系统的扩张与收缩，以及各国对合作投资基金的接受情况是典型的空间过程。国际间实际观察到的和推导出的金融流 支付系统的运作 不同的交易所联合提供类似的合约或在某些集中区进行竞争，都是空间相互作用的例子。

金融市场由货币市场、信用市场和资本市场构成（图 1.1）。期限在三个月以内的金融工具属于货币市场，而期限长于三个月

的部分被分为信用市场和资本市场。较长的期限往往导致实体投资。货币市场的名字来源于银行每天为了平衡账户需要通过短期金融工具的交易获得现金，也与中央银行为了调节货币储备而买卖短期票据有关。这些运作很难进行地理的描述，因而被排除在外。信用市场需要银行作为中介，即是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也可能得益于临时的中介，但基本上是借贷双方的直接交易。其传统的产品是证券(债券与股票)在一级市场上发行并在二级市场上交易。今天，又有了与它们并行的衍生品，后者基本上是风险管理的工具，但在特定场合中也用于代替证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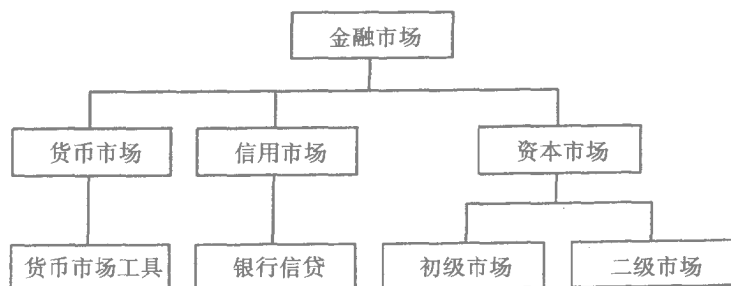


图 1.1 金融市场

资料来源:Die Zürcher Börse, Eine Einführung in den Börsenhandel 1997, 14. Copyright ©

1997 of Zürcher Börse; used with permission.

### 1.1.2 地理学家的看法

这里要回答的问题是地理学界对于金融这一主题已经做了哪些研究工作。雷山(Leyshon)的总结是很有帮助的。第一部分工作(Leyshon 1995)集中于政治经济方面，分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金融排斥性。地缘政治透过自由主义、平均主义、社会主义和其

他意识形态的烟雾探讨其背后的权利政治。它有助于理解现行金融体制并提示其可持续性。由于系统的转变带有重大的风险，同时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机遇，因而地缘政治的预测性是不可低估的。地缘经济则向操作层面跨进了一步。它把地缘政治形势作为已知条件接受 注意力转向投资组合 信用流动 币种选择 以及限定和形成基本经济力量的文化环境。这些是经济学家和金融分析家广泛讨论的问题，把它们包括在地理学的领域内可能还是有争议的，尽管本书也准备讨论这些问题。最后一部分 金融排斥性 是更为人们所熟悉的。它的主要论点是穷人和穷国不能在商业市场上获得金融服务，或至少他们要支付比别人高的价格。然而在有着有限储蓄能力的地方，简单的金融活动可导致出现自我帮助性的信用合作组织或类似的机构。历史上，它们是再生储蓄银行和农业信用合作社 它们也可能变得太庞大而失去其最初的根基 至少在斯堪的纳维亚是如此。

第二部分工作 *Leyshon 1997* 是有关多种货币、货币网络和金融中心的研究。对多种货币的形成和使用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和社会人类学的。货币网络也有着浓重的哲学味道。尽管对特定的地理区域 如特种货币形成和使用的地区 进行了专门研究，但社会的和人类学的视角仍是占上风的。金融中心则是更具有实体性的 但研究角度仍旧是社会的和文化的 尽管不可否认中心的持久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因素。金融交易需要建立信用 而建立信用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面的接触 从而使集聚在同一个中心更有利。这是“货币”网络的一个例子 特别是从参与者的角度。中央银行家们定期在国际清算银行（BIS）开会讨论共同调节问题 可作为另一个例子。

但对金融网络的认识也可以从比雷山强调的参与者角度更技术性的角度来着眼 如支付、交易和信息系统 银行间的代理关系，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协议。这些网络覆盖全球 或部分地区 构成了金融空间。支付系统大部分是国家的 公司上市以洲际的为主，美国的国库券则向世界所有的成熟金融市场出售。这里强调的内容与雷山倡导的很不相同。它较少哲学性 明确的地理性 而且是更加实际指向的 显然是在网络中做实际工作的人们的角度。这个强调也将渗透到我们与雷山共同关心的其他题目中 以及被雷山忽略的题目中。

### 1.1.3 作者的看法

侧重点的不同导致结构的不同。如果我们遵循形态类型学的思路 就可以有三种明显的选择 将这一领域分为零售金融和批发金融；将其分为国家的和主题的主题；或按金融活动的功能划分。三种划分方法各有优点。从严格的科学角度看，功能分类是最可取的，因为它可以直接进入事物的根源。但另两种划分方法也反映了更基本的问题。例如 零售金融包括了储蓄、借贷、支付服务和保险推销的功能在内；外汇市场和交易所之间的合作是更加国际性的运作而不是国内的。

按功能的划分是本书的主体部分采用的方法，但很难应用于研究综述 因为研究者往往遵循不同的范例 下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这里试图以地理学家的研究迄今为止涉及到的主题为线索 或按地理学的划分方法 而不是对发表过的所有文献做一个综合汇编。考虑到这一领域的广泛性，地理学的论文已经扩散到非地理学的杂志上 以及对热点问题的重复报道 试图把一切都包括

在内是注定要失败的 而且也不符合稀缺资源 时间 最优利用的原则。

起点是国内的零售银行 主题是银行网络的扩张与收缩 或是对单一银行而言, 或是对银行总体而言。在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中, 网络扩张在本世纪初就已经覆盖了整个国土, 剩下的只是满足收入水平上升的需要和根据储蓄倾向由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的转移而加以调整 (Labasse 1955)。这最终导致了银行过量, 也与劳动成本的上升和货币运作方面的技术进步有关。缩小规模成为必要的, 但这对低收入的社区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Leyshon and Thrift 1995) 缩小规模是一个有控制性的行动, 但它偶尔也与广泛的银行失败相伴随, 而后者是有很强的地理性的。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的储蓄银行, 它们成为了石油生产州和小麦种植州地方经济问题的牺牲品 原因是借贷双方的期限不能相互吻合 暂时的高利率以及总量调节方面的过失 (Warf and Cox 1996)。在银行网络的调整方面美国和日本是例外, 银行已经充分覆盖了国土但网络仍在扩张, 这主要是由于过去的法规和行政管理方法造成的。在这个过程中 地理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因素与市场潜力和政治惰性交织在一起 (Lord 1987; 1992; Lord and Lynds 1984)。这些是自然的地理主题。而深入到银行系统的运作细节则不是。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资料的短缺。在州的层次上研究对支票处理的组织是受人欢迎的保留部分 (David et al. 1986)。

网络只是国内银行业故事的一半 另一半是它的控制中心 即银行总部。这是一个在大西洋两岸都很好地绘制了地图的主题 (Ahnström 1973; Goodwin 1965; Semple 1973)。总部既体现了象征性的名望又有着服务于大的公司客户的实际需要, 即批发银行业。

最大的总部都位于著名的世界城市中，但也有相当数量的较小地方发挥着影响作用。当把银行业扩大到一般的金融机构（主要是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时，区位地图就变得更加复杂和分散了。这些非银行机构不像银行总部那样需要集聚，它们在边缘区位也可以兴旺发达（Graves 1998; Green and Meyer 1992）。它们的投资组合可能均匀地覆盖全国，但也可能显示出明显的距离衰减，这是城市信息场的一个证明（Green 1993）。

国内与国际控制中心的区别并不很大。控制大部分国内市场的最大的金融机构也有着大量的国际业务，其中一些实际上就是外国银行。它们的对外指向可能有着不同的地理角度。一个典型的美国东海岸银行更可能指向欧洲而不是亚洲，而典型的西海岸银行则正相反，同时一个有着大量拉美业务的银行则会倾向于在迈阿密落脚（O’HUallacháin 1994）。日本拥有的银行在纽约和芝加哥有着大规模的批发业务，而加州的银行是零售和批发的混合。这种差异在大国和多种经济并存的国家更可能出现，但这并不是排它性的特征。瑞士，地处欧洲大陆的十字路口并使用三种语言，有着相似的特征，即按地区和客户形成的专业化（Gardener and Molyneux 1994, 154; Kay et al. 1994, 14）。

国家的特殊区位分布又形成了大家所熟悉的国际金融中心。在这些中心集聚着主要的银行、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大量的投资基金和保险公司。在这个核心功能的周围又围绕着大量的支持性服务业，如会计、律师、信息出售商和出版商等。从逻辑上来说，用银行总部数量、外国银行数量、银行与保险资产量、证券市场资本量和交易量等指标来给金融中心排序是可行的，也可通过这些指标看出中心的发展与萎缩。（Dahm and Green 1995; Daniels

1993 ; Davis 1990 ; Davis and Latter 1989 ; Goldberg et al. 1988 ; Götz and Müller 1990 ; Labasse 1974 ; Lee and Schmidt-Marwede 1993 ; Reed 1981 ; Sassen 1991 , 168 - 191 ; Thrift 1987 ; Thrift and Leyshon 1994 ) 。在有两个大体相当的中心相互争夺霸权的国家中,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西班牙,实际生活被变成了实验室 ( Code 1991 ; Kerr 1965 ; Porteous 1995 ) 。

这些组织枢纽出现在那些有着贸易和政治决策的信息优势和后勤优势的区位上。技能随着时间而积累,又进一步加强了它们的地位。通讯业的升级和政治权利的集中使它们的地位逐步巩固。在大部分国家中,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只剩下一个金融中心,或有一个处于主导地位,如果这个国家很大并有着联邦传统。每一个时区(美洲、欧洲、亚洲)形成一个主导中心是既成的事实,个别的中心是待决的。许多人预计将来这些时区中心将胜过较小的国家中心,从而使后者不再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的中心旁边可形成次中心,像某些人所称的寄生性中心,它们依靠主要中心的溢出金融而生存,也以低税收、宽松的法规和严格的保密来吸引业务。因为许多这类中心是岛屿或政治飞地,所以它们常常挂着“离岸”的标牌。地理学家研究过一些这类中心的金融发展史和一般经济状况 ( Cobb Corkhill 1996 ; Hampton 1994 ; Roberts 1995 ) ,更加一般性的阐述也可以见得到 ( John and Le Marchant 1993 ; Roberts 1994 ) 。

主要交易所的发行与交易活动构成了金融市场的核心部分。再加上场外交易、国际银行借贷、企业并购的安排、结算与监管以及一系列既可造就也可打破一个中心的法律规章 ( Cobham 1992 ; David and Latter 1989 ; Green and Meyer 1997 ; Leyshon and Thrift

1992; Lee and Schmid-Marwede 1993; Martin 1994; O'Brien 1992; Sassen 1991. 64 - 125).

市场活动依赖于及时的信息传播,也引起大量的金融流动,国家内的和跨国界的。二者都需要快速的、可靠的和安全的信息系统。对正在形成的系统和金融流本身的描述与分析是迈向日益复杂的货币地理研究的下一步 (Hepworth 1991; Langdale 1985)。这不仅是指国外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 (FDI) 这两方面已经作了无数的研究,也包括更加难于掌握的投资组合和银行间金融流,其中许多是极短期的。当然,这一领域有其固有的经济性,此外,也被可靠资料 (源地/终地资料) 的短缺所困扰。通常可得到的是某国资本流入和流出的资料,但并不一定带有目的地和暂时性的按部门分类的债权、资产和其他项目资料。这些资料可以给出间接的证明,但无法揭示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特纳 (Turner 1991) 指出了所有的可能性。

没有预料到的是对保险业兴趣的淡薄,因为许多保险部门与传统的地理问题联系密切。财产所有者买保险以预防地震、台风和洪水 (Palm 1971)。船主和厂主担心自然灾害因而购买灾祸保险。农作物通常被保险以抵御天气、病害和蝗虫风险。机动车必须投保交通事故险,美国所有的城市财产都必须投保火灾险。保险的可得性和保险费率常常有着地理的差异 (Leyshon and Thrift 1995)。

#### 1.1.1.4 评价

在作者所知的大量关于金融和货币的地理学文献中,很大一部分是论文。它们选取了相对狭窄的领域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由于大部分文献是采取论文的形式，有限的篇幅本身就是限制。形成这种状况是有原因的。许多金融部门缺乏有深度的资料是一个原因。在国家和地区的层面上，这主要是由于保密法的缘故。国家或州的金融统计资料通常是可得到的。在国际上，这个情况好一些，尽管不是很好。上面的这种判断是根据源地/终地(O/D)资料情况做出的。但在1970年代之前可以得到的流入流出资料也是很基本的资料。只是在固定汇率制解体后，汇率开始自由浮动，金融市场被逐步放松管制，才产生出对大量收集和公布资料的需要。学术界也没有很大兴趣去讨论一个被严密管制和几乎是静态的产业。欧洲市场仍然是一个新的和深奥的地方，难以引起学者的兴趣。此外，它过于集中在伦敦，可能对于许多地理学家来说是难以了解的。简单地说，这一领域还是太新了，以至难于出现全面的概括性的论文。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学科里有一个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学者，吉恩·拉贝斯(Jean Labasse)。他的专业生涯始于里昂的一家银行，在那里的工作使他有机会深入了解银行的实际运作，可以接近通常是保密的地方资料库，并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是，1955年他写出了关于里昂地区金融地理的博士论文。论文描述了银行网络的发展，银行的市场区，城市中心的金融联系，银行行政管理的变化，银行在城市形态中的地位，它们对地区经济的依赖与支持，货币储备，金融周期，储蓄吸收能力以及银行借贷。这个专题论文为作者在巴黎铺平了两条平行的道路，作一家私营大银行的总裁和作大学的城市规划教授。

前一个工作在1974年结出了一个果实，一卷涵盖了大部分金融领域的综合性著作，包括了国内的和国际的两方面。书中用来

自全法国的、许多其他国家的、甚至是全球的大量实例详尽阐述了银行网络的扩张、城市金融形态、国家与国际的金融中心体系、地区支付平衡、存款吸收能力以及中心城市的金融环境等这些早期研究中熟悉的题目。同时书中还讨论了原来很少涉及到的题目，如欧洲美元流动形成的全球金融市场、金融中心的中介作用，包括离岸中心、外国投资和跨边界银行债权。这是一个惊人的学术成就，是对我们面前的世界进行了扎实论证的专业著作，像我们对一个银行总裁所期待的那样。

几十年的时间已经使许多细节过时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更新和更多的跨国资料已经是可以得到了的，现代金融结构也已经取代了拉贝斯所熟悉的旧结构。但原理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拉贝斯打下的许多基础还是稳固的。事实上，其专著的深度与广度还是很值得一个严肃的金融地理专业的学生去好好读的。与上述的标准地理学文献相比，其价值就很明显了。

## 1.2 研究范围的安排

### 1.2.1 可供选择的方案

拉贝斯的工作激发了本书的创作，尽管也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在伦敦为大学二年级学生偶尔讲授的国际金融中心课程。这个课程不能直接以拉贝斯的工作为基础，因为要把许多事实更新到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初并加以详细说明，以便学生可以把国际金融的基本原理与他们在伦敦的实习结合起来。这无疑是从英国的角度来考虑的，但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作者

的好奇心，想知道美国人和日本是如何看待类似问题的。这又与作者对企业并购的合作研究联系在一起。

在学术界 货币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地位得到了加强 学生的数量飞速增加。生气勃勃的 1980 年代中 媒体对金融事物的报道如潮水一般。这些进展是激动人心的，但也常常让外行人摸不着头脑。金融术语是常人所不熟悉的，货币数量和流动速度非比寻常，灾难性风险的威胁隐隐出现在地平线上形成了一种不安全的氛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巴林银行垮台后有学生来问是否全球金融体系要崩溃了。很明显需要进行教育。这也是把地理学带入一个新领域的机会 与地理学的传统领域如自然资源、制造业、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相比，这一领域以前探讨得很少。写一本书的时机已经成熟。

写书的方案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是一本专题著作 (Porteous 1995)，集中于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如银行 (Gardener and Molyneux 1994; Klebaner 1990)、证券交易所 (Diamond and Kollar 1989)、基金管理 (Kay et al. 1994)，或者也可以是综合性的论述 (Cobham 1992; Labasse 1974)。它可以探讨某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Edwards and Fisher 1994; Robins 1987) 也可以是国际性或全球范围的研究 (Labasse 1974)。它可以是横向跨部门的伸展，也可以是纵向的延伸。它可以侧重于操作层面的细节，也可以停留在中央银行家和财政部长的层面上。每一个方案都可能被新的尺度、新的角度、出色的研究、实际需要、资料的可得性以及参与的范围所激发。

第一个决定是从全球着眼。今天的金融世界就是这样，全球性的或至少是国际性的。1980 年时还几乎没有哪个投资者，不管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想把资金的 5% 以上用于购买外

国证券。在今天 15% 已是很常见的许多富有的小国则在 30% 以上。预计这个比重继续增加是无异议的。当然国家边界和特性的存在提醒我们，即使是全球性的研究也不能忽视了国内市场的存在。全球金融是激动人心的，由于它的规模和变化要比国内市场更吸引人。当制定一个长期研究计划时，这一点很重要。激情不应随多年的辛苦工作而消失。

从全球着眼也代表着地理取向。另一个平行的取向是功能的，把市场按不同的功能进行划分。当目的是从整体上认识事物而且选择从全球着眼时，很自然要把许多功能部门包括进去而不是只有一两个部门。这也是由于无数的联系把它们连接在一起：衍生物若没有现货市场作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公司在价格 / 收益比高时发行股票而在利率低时发行债券当管理者对常规借贷的自有资本比率要求高时，银行更倾向于只赚取手续费的业务；等等。

进行全球的和整体的论述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分析深度的不够。变化是很迅速的，不可能把全球发生的事情都掌握在手中。在开始写书时还是很重的一些具体事情在书稿完成时可能就已经过时了。解决的办法在于对近期发生的事实不要过于在意而侧重于能够反映一般趋势的事实，这些趋势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发展速度和阶段。要归结出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也是困难的。事情可能看起来相似但驱动力不同。或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根本上是不同的，但如果没有对未来的基本假设就无法对其进行评价。以基金的形式还是以个人存款的形式建立养老金系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许多时候并没有合理的解释只是习惯与传统。例如为什么英国的金融系统以市场为基础而欧洲大陆的则以银行为基础？

全面性还将导致只能进行静态的研究。这意味着地理学的第

二项任务 空间过程研究 将被排除。这很可惜 但如果把时间向量也包括进来很容易就使书的内容增加一倍。这超过了现实可能性。书中有一些对过去的参考和对未来的预测,但那不是此项研究的主体。主体是对当今世界的一个全面描述与解释。

本书的分析基本在操作层面和更高层次上,但不包括中央银行家和政治家的金融政策模式。日常的例行事物被忽略,除非对较高层次有说明作用。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操作层面是年轻人的第一目标,而这本书就是给年轻人写的。它要说明市场功能和金融机构运作的方式,相信这在地理学中是比较新的。更高的层次 地理的、机构的和法规的环境 是更熟悉的,也是为了前景分析的需要。所选择的重点指导了资料的搜集工作。

### 1.2.2 资料山

与操作层面最相关、最及时的信息可以从贸易杂志和应用性而不是理论性的学术期刊中得到 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货币》和《金融时报》。作者查阅了 1987 年以来刊登的相关资料。特别是其中的特殊观察,以很少的篇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保险业的杂志《西格玛 *Sigma*》1987 年以来一直是个关键性刊物,它实际上是一个公司 (Swiss Re) 的出版物,但可与高质量的学术刊物齐肩。对这些基本来源有补充作用的还有最近出版的《银行家 (*The Banker*)》、《合作金融 *Corporate Finance*》、《环球投资者 (*Global Investor*)》、《环球再保险 *Global Reinsurance*》、《机构投资者 (*Institutional Investor*)》和《反应 *Reaction*》。《金融分析家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也是同类的杂志 它基本上是学术性的 但也刊登非学者的文章,遵循一个大众化而不是计量经济学指向的出版方针。

地理学杂志偶尔也有金融方面的文章，像上面解释过的。采用的资料基本上以 1997 年为限。

上面列举的杂志都是为做实际工作的经理、管理者和工作人员而办的。讨论的主题都是重要的和现实的，有时有一些预测。除了管理者和分析家的观点之外，它们还有相当数量的难以得到的数据资料。重要金融部门（如基金管理和金融监管）的数据掌握在私营资料商手中，在上述杂志中定期发布。许多原始统计数据也可以免费得到。

缺点是对各主题的讨论不是定期的，非热点的和没有“内幕消息”的主题被更具新闻性的主题所取代。典型的是最近注意力集中于全球监管和欧元，而对辛迪加银行借贷的讨论则很少了。另一个尽管是潜在的弱点是这些杂志大部分是欧洲编辑的，必然反映了欧洲的观点。当然欧洲被山一样的金钱覆盖着，并充满了变化。它近在身边又很熟悉，因而容易认识。如果不是这样，地理学早就失去了其重要性。但欧洲只是金融世界的  $1/3 - 1/4$ ，近视是一个致命的过失。其他大陆的确也没有被忽视，但那些对欧洲来说重要的题目占有了不成比例的篇幅。为了平衡起见，去追踪诸如《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日本经济新闻》(*Nihon Keizai Shimbun*)和《美国银行家》(*The American Banker*)等将是很有价值的。但资源、时间和金钱都不允许这样做。

对管理决策提供背景信息的主要是超国家组织、中央银行和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有关国际银行和国际固定收入的最好数据可能来自国际清算银行 (BIS) 这是老工业化国家（有时称作 G10）中央银行的合作论坛。足够幸运的是，它的出版物包括了 22 个向其提交报告的国家与地区，而且数目还在增加。特别是中国大陆、

香港、印度、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最近成为其成员，而澳大利亚、巴西等还没有加入。除了银行债务、债券、票据和衍生物的基本统计之外，国际清算银行还进行定期的和特殊的调查，其中有名的是三年一次的外汇调查，最近又补充上了有关衍生物的部分。国际清算银行数据的优点是详细，缺点是地理区域覆盖不全。与这一资料大体相当的另一套资料是经合组织的《金融市场动向 ( *Financial Market Trends* ) 》和其他出版物。与国际清算银行不同的是，经合组织的资料还包括股票。此外，详细程度差一些尽管地理范围广一些。由于编辑原则不同，两套资料不能直接比较。二者都包括了最近的发展并都强调国际的而不是国家的问题。国际清算银行的资料由于有核心国家的详细金融数据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出版的《国际金融统计 (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 》地理覆盖面极好，包括有关金融机构平衡表的足够详细的统计，并把外国资产与储蓄分列出来。发表时间和统计时间之间长达几年的滞后是其缺点。世界银行和其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更针对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它们的金融出版物被新兴市场所占据。

各国的财政、银行和保险统计常常包含有所选题目的地方信息，可以得到有趣的内容，如美国再保险资料中有关百慕大的情况，瑞士银行的中介作用，德国银行间的相互联系等。这些资料的限制是不能跨国合为一体，只能在一国范围内使用。各国选择的主题，地理区域的划分和编辑原则都是很不同的。其中有大量的错误和空缺，使其不能很好地相互衔接，这是一个与国际贸易统计相类似的问题。因而源地 / 终地 (O/D) 表格就无法建立起来。